

書叢料史

(下) 犁 與 劍

錄憶回軍將勒泰

Maxwell D. Taylor：者作著

鍾先鈕：者譯翻

(下) 犁與劍

錄憶回軍將勒泰

著 Maxwell D. Taylor

譯 鍾先鈕

592.6 (25-253)

(下) 犁 與 劍

Maxwell D. Taylor : 者 作 著
鍾 先 鈕 : 者 譯 翻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 : 者 版 出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 : 所行發總
號一二二段二路義信市北臺
號九十四段一路南慶重市北臺
樓大化文號七〇一路南森林市北臺
廠 刷 印 徵 燕 : 者 刷 印
號八〇二街難克市北台 : 址 地
版 出 月 十 年 一 十 六 國 民 華 中
版 再 月 九 年 五 十 六 國 民 華 中

: 價 定

號 一 六 〇 八 一 戶 帳 撥 劃 政 郵
號 五 八 一 第 字 臺 記 登 業 事 版 出 局 開 新 院 政 行

究 必 印 翻 · 有 所 權 版

劍與犁 目錄

下 冊

第十七章	東南亞：一九六一年	一
第十八章	西貢之行	一七
第十九章	重整戎裝	四二
第二十章	古巴——祕密危機	六五
第二十一章	古巴隔離	七九
第二十二章	有限禁試條約	九五
第二十三章	多難的秋天	一〇五
第二十四章	白宮易主	一三〇
第二十五章	西貢萬花筒	一四六
第二十六章	每賭必輸	一六六
第二十七章	新戰略	一八一

第二十八章	結束使命	一九四
第二十九章	總統顧問	二〇九
第三十章	越南急務：一九六六年	二二二
第三十一章	越南：一九六七年	二三一
第三十二章	大厄年：一九六八年	二四二
第三十三章	無能爲力的顧問	二五九
第三十四章	越戰的教訓	二六七
第三十五章	自強之道	二八二
地 圖	中南半島	二一頁前
照 片		五七頁前

第十七章 東南亞：一九六一年

總統所面臨的問題從來不會是一連串的個別問題，可以在一個時期之內只處理一個問題，然後把它擺開再去處理另一個問題。這些問題來到他的面前就好像是一股濁流一樣，裏面含有各種不同的成份，有些是彼此有關的，有些是不相關聯的，它們必須加以挑出，然後依照某種典型來加以分類以便研究和解釋。所以，當豬獠灣事件已成歷史上的陳蹟，而甘迺迪總統正在忙於應付柏林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問題時，他同時又還是必須注意到在地球另一面的寮國和越南正在演進中的情況。

在一九六一年的下半年，受到華盛頓官方所密切注意的是寮國而不是越南，因為那裏的情況是極為脆弱。在越南方面，自從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共產黨顛覆活動失敗，以及高台、和好、平川三教派作亂平定之後，吳廷琰政權即一直似乎是相當穩定。由於吳廷琰在建立安定秩序的工作上獲得如此驚人成功，所以河內在一九五九年才宣佈對南越進行「民族解放戰爭」，據我們以後所了解，其意義即為發動一種秘密遊擊戰來推翻吳廷琰政府。在另一方面，號稱戰鬥寮（Pathet Lao）的寮共在寮國所造成的威脅，却是在北越和蘇俄支援之下，採取明目張胆的行動，所以當美國考慮在越南採取軍事干涉行動之前，即早已有促使美國採取此種行動之可能。不僅是外敵之手在寮國是顯然可見，而且具有良好組織的戰鬥寮叛亂威脅又受到下述幾種因素的增強：國內政治領導的分裂，武裝部隊的

缺乏效率，和大多數人民感到事不關己的冷淡態度。

寮國的狀況也像越南一樣，是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定的產物。甚至於在其獨立之前，寮國境內即早已有強大的共黨勢力，他們控制着兩個北部的省區，後來也就變成戰鬥寮的軍事基地。除共產黨派以外，這個國家又更分為反共的右派和中立派，前者的領導者是溥彌將軍（Phoumi Nosavan）和歐姆親王（Prince Boun Oum）；後者則由溥瑪親王（Prince Souvanna Phouma）來領導。

從一九五四年到甘迺迪政府上台時之間，寮國情況是極爲混亂，這三大派彼此明爭暗鬥，并尋求外援。一九五六年溥瑪做了總理，他獲得英法兩國的支援，但華盛頓最初却對他保持着懷疑態度，因爲他容許戰鬥寮參加其政府，并且希望和蘇俄建立外交關係。因此，美國終於撤回對其政府的支援，并轉而支持反共的歐姆親王，後者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發動軍事政變，暫時把溥瑪驅逐下台。

甘迺迪在一九六一年就職時，所面臨的卽爲此種混亂情況。當時蘇俄常從北越用空運補給戰鬥寮，所以非常可能，它也許會與其他共產集團國家聯合起來企圖推翻歐姆的政權。艾森豪政府的最後一個行動，是警告共產黨不要妄想介入，并命令在太平洋作某種軍事調動，以來表示在那一部份世界中的加強戒備。

一九六一年初，戰鬥寮加強其對骨巒平原（Plaine des Jarres）的軍事活動，於是也顯示歐姆的部隊是不能夠擊敗攻擊者，不久永珍和湄公河谷中其他重要地點的安全也都開

始感受到嚴重威脅。同時，戰鬥寮也正在加強其對於寮國走廊的控制，其中包含着所謂「胡志明小徑」在內，那也就是北越用來支援在南越境內作戰的軍事補給路線。

在應付寮國的這種崩潰情況，甘迺迪總統只有幾種希望都不太好的選擇。他可以聽任局勢去自然發展，希望最後可以達到某種平衡點而不至於危害泰國和越南的安全。他也可以接受其多數軍事領袖（我當時尚未加入）的意見，給寮國以更多的軍事援助，其形式為訓練人員和裝備，必要時，再加上東南亞公約組織或美國的兵力。在後述的情況中，其全部或大部份兵力又必然還是要由美國提供。最後還有一種選擇，即支持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英國所作的建議，談判停火，重組國際控制委員會，并對寮國問題簽訂一項國際公約。

總統認為一事不做的選擇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而軍事解決不僅是危險，并且也不一定可行。東南亞公約組織各國都不願出兵，寮國部隊更是士無鬥志，而對於美國公開干涉所需要的兵力和後果，其軍事顧問們的意見也不一致。當他五月間在白宮邀請國會議員們會談并向他們解釋情況時，沒有一個人主張美國派兵前往寮國，而甘迺迪本人對於這一方案也是表示直覺的反對。美國的偉大軍人（麥克阿瑟將軍），在四月間也曾向他提出警告，反對派遣美國地面部隊前往亞洲大陸。此外，古巴的慘痛經驗也更使他公開表示，連在自己門前都遭受到那樣的慘敗，所以要希望希望希望希望希望希望希望希望希望希望，實無異癡人說夢。

最後，採取消去法的步驟，他終於選擇第三個行動方案，但却并未完全放棄軍事干涉的觀念。他支持為寮國問題召開一次國際會議的建議，這個會議遂終於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在日內瓦召開，而直到次年七月才結束。不過，在這種拖長而艱難的日內瓦談判過程中，甘迺迪又會一再使用其軍事力量，以來作為達到其政治目標的一種工具。這個政治目標即在寮國建立一個中立聯合政府，并予以國際保證。為了支持這個目標，他在東南亞會主動作軍事性的運用，以來提醒其對方，使他們知道他并未完全放棄軍事干涉的觀念。對於武力威脅最富有戲劇性的使用，是在一九六二年五月，當時戰鬥寮正在南泰(Nam Tha)獲得一次重要的勝利，其春季攻勢也就開始威脅泰國的東北邊界。為了向泰國提供保證，并嚇阻敵人進一步的前進起見，總統派遣一支人數約五千人的美國特遣部隊前往泰國。這支部隊一直留駐該國到十二月間才撤回。在這次行動中，他也曾受到三個東南亞公約組織同盟國的象徵性支援。英國、澳洲、和紐西蘭都會派遣一個空軍中隊進駐泰國的機場。雖然此種渺小的援助仍具有一些政治價值，但同時又適足以證明東南亞公約組織同盟系統是如何缺乏軍事實質。

在寮國的情況，以及在日內瓦的談判，都經過許多周折，然後在一九六二年六月，一個以中立派溥瑪為首揆的聯合政府遂終告成立。七月間，美國也和其他國家在日內瓦協定上簽字。協定要求所有一切外國部隊及軍事人員都從寮國撤出，同時也禁止使用寮國的領土以來「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這個溥瑪的聯合政府是一個勉強拚湊起來的東西，很難

有長治久安的希望，雖然以後溥瑪任總理的時間很長，但那却不是因爲他有實力，而是日內瓦協定的主要簽字國家對於推翻他和他的政府已經不感到興趣，寧願他去苟延殘喘。日內瓦協定是既不會使北越撤回其支援戰鬥寮的部隊，更不會使他們停止使用胡志明小徑，以來補給其在南越的戰爭。地面戰鬥仍繼續在骨巖平原週圍進行，隨着季風氣候的變化而起伏。不過，戰鬥寮所據有地區與政府或中立派所控制地區之間的分界線，從一九六二年起，在以後的七年間是都很少有任何重要改變。這似乎是由於雙方有一項默契，共同認爲寮國的命運是在越南去作最後的決定。因爲這個原因，所以戰鬥寮的主要目的，即爲保護在寮國走廊中的補給線，并沿着一條南北走向的線，對於該國作一種事實上的分裂，以求阻止從湄公河谷向其交通線所作的任何有效軍事行動。

對於在寮國應採取何種行動方案的冗長辯論過程中，我是支持總統的見解，即主張應儘可能避免動用美國的兵力。從純軍事觀點上來看，要想經過泰國和湄公河谷以來支援在寮國境內的戰鬥部隊，其後勤問題將會異常困難，至於補給線的建立不僅是遲緩而更是所費不貲。如果要想使用外力以來保衛寮國，則釜底抽薪的辦法應該是戰鬥寮實力的基地，即爲北越，那是我們的兵力從東西可以經由海上和空中很容易達到的。不過，我又發現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寮國情況中，并無任何事件值得採取這樣激烈的行動，所以我也由衷的贊成甘迺迪的意見，即努力尋求談判解決，并偶然使用武力示威，以來作爲後盾。由於越南情況又已日趨緊急，所以我的態度也就更受到增強的影響。

這個對寮國問題進行工作的階段，使我第一次有機會考慮東南亞公約以及其對於我們在東南亞的政策之價值。這個由八個國家所組成的鬆懈的同盟，的確是不能符合一個有效同盟的第一標準——即一羣國家基於共同利益的聯合，而每個國家也都能作相當有價值的貢獻。巴基斯坦和法國對於在東南亞抵抗武裝侵略的問題，是絕對不感到任何興趣，並且甚至於對東南亞公約的基本原則也都不表支持。英國雖有其利益，但是馬來西亞和香港的問題已經使它無法應付，所以最多也只能保持一個名義性的會員資格而已。菲律賓的態度亦復如此，儘管它對於這個地區的和平和安全是關係遠較密切。澳洲和紐西蘭對於他們的東南亞公約組織義務是曾作某些服務，例如我在上文中所提及的，曾提供象徵性的空軍兵力以供示威之用。只有泰國，因為地位是直接擋着共黨對東南亞的前進，所以對東南亞公約也就關係最爲密切。其主要貢獻是利用泰國領土以來作爲可能軍事行動的後勤基地，並參加以東南亞公約組織爲號召的各種應變計劃作爲。

儘管有一切的弱點，這個同盟還是足以允許許多有益的準備行動可以順利執行，尤其是能使美國兵力對於可能發生變亂的地點先處於有利的態勢上。它同時也使總統能在這個地區以條約的名義來採取行動，而毋需再要求國會的授權。假使一位急躁的總統，對於此種行動自由若作不慎重的使用，則其本身將是一種很大的危險。所僥倖者，自從古巴之後，甘迺迪對於遠離本國的軍事冒險，已經很不想再嘗試，所以儘管他的顧問們也常有人偶然主張進兵湄公河谷，但却都不曾爲他所採納。

假使說，當一九六一年開始時在美國總統的考慮中，越南所具有的優先次序是遠在寮國之後，則在以後幾個月內，由於一連串事件的發生，此種情形也就開始改變。一月間，南斯戴准將（Edward G. Lansdale）前往越南視察，帶來一份對於越南情況的報告，接着不久，美國駐西貢的軍事代表團團長麥格爾中將（Lionel G. McPar）又作了一項悲觀的研判。但真正使美國政府採取行動的，還是吳廷琰總統在六月九日所發起的一封信，其中要求美國幫助他增加十萬名陸軍。

南斯戴的報告之所以能夠引起注意，是因為他在菲律賓的虎克黨叛亂期中，和在吳廷琰政權初期的越南都頗負盛譽。他在一九六一年初訪問越南回華盛頓之後，對於越共威脅的成長獲得極深刻的印象，并預言這個國家在一九六一年之內情況會日益危急。他發現美國駐越大使館的士氣極爲低落，杜伯樂大使（Durbrow）與吳廷琰總統的關係非常疏遠，後者對於國務院以及其一切工作都已經發生頗不信任的心理。在前一年十一月間，曾有人謀刺吳廷琰，他的逃脫此難可謂間不容髮，這次經驗使他對許多與他合作的人都感到猜疑，包括某些高級美國官員在內。爲了改善這種情況，南斯戴建議改變美國人的方法，并調整大使館的人事。他的結論是說我們必須繼續援助吳廷琰，并嘗試使他對於美國人的動機感到放心。至少在越南尚無其他更有希望的領袖出頭之前，我們是必須這樣做。

至於談到方法上的改進，他主張我們的軍人不要老坐在西貢的辦公室內，應該多到戰

場上去活動，這樣才能對於越南軍官產生較大的影響作用。在政治方面，他只概括的說有發展一個反對黨的需要，那可以吸收反吳廷琰份子，并使在都市人口中，可能會發生爆炸的反吳情緒，獲得一種宣洩作用。

因為南斯戴報告的提出，比我重返華盛頓要早好幾個月，所以我對於當時反應如何并無直接的了解，不過在六月之後，當我參加多次有關越南問題的討論時，却常聽到有人提到這個報告。當麥格爾將軍返華盛頓述職時，我會和他有過幾次交談，并在四月二十六日邀請他與我們古巴研究小組同仁一同討論越南情況。他對於河內在一九五九年宣佈「民族解放戰爭」一事的效果，曾作詳細解釋，這也使我第一次了解此種共產黨名詞的充份含義。那就是從一個非共產黨國家的界處，祕密支援遊擊戰，以來推翻其政府。他估計吳廷琰總統所能控制的地區，在南越全部領土中所佔比例只略多於百分之四十，而他的軍事力量，幾乎有百分之八十五，都受到叛軍牽制，而喪失機動性。最大問題是該國與寮國和高棉之間的國界太長，到處都是漏洞，幾乎完全不可能制止敵人的滲透。因為這種原因，南越的防禦是遠比馬來亞較為困難，即使在馬來亞，剿平共黨的叛亂也都花了十三年以上的時間。儘管越南情況是如此嚴重，麥格爾對於吳廷琰却仍深具信心，他認為他是世界上最有效的反共領袖之一。

我積極的介入越南事務是從六月中旬開始，那時我還在為古巴報告而工作。我可以把

此種起點，定爲某一天我和甘迺迪總統在其辦公室外的偶然遭遇。他手上正握着吳廷琰總統在六月九日所寫的信，他把這封信交給我，并問應如何答復。由於要向他提出一個答復，我這種努力也就成爲我過問越南問題的開始，而在以後的八年內，我的大部份時間都是花在這個問題上面。

吳廷琰總統的信寫得頗爲得體，他也預知當他一提出要求之後，必然會引起許多反對。他首先重述當五月初詹森副總統前來越南訪問時，他所已經面告的各點：那就是說由於寮國情勢的發展，高棉態度的改變，和越共活動的加強，已使他的國家情況日益趨於危殆。爲了對抗這種威脅，他和他的主要將領們都認爲在今後兩年內，必須把越南陸軍從十七萬人增到二十七萬人，把它的師數從七個增到十五或十六個。他向甘迺迪保證，在人力方面是毫無困難，不過他却需要更多的美援，包括金錢、裝備、和軍事顧問人員在內。

因爲一定有人認爲他是過份依賴軍事手段，以來解決一種包括許多非軍事因素的高度複雜情況，所以吳廷琰在答復這種批評時，其所採取的辯論方式，也正像許多美國官員以後所採取的大致相同。他一方面承認目前他必須首重安全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他又強調他的政府仍將繼續重視經濟、政治、社會等問題的解決。他并列舉自從一九五四年以來，他的政府在這些方面所已有的某些不可否認的成就：一、達勒·崑嵩高原 (Darlac-Kontum Plateau) 人口稀少地區的經濟開發；二、戰略道路網的擴展；三、農業多元化經營的推廣；四、輸出的增加；五、生活水準的全面提高。儘管訓練人員極度缺乏，但教育和衛生

也都有相當的進步，這也是他所引以自豪的。在政治方面，他也提到他所已作的改革，例如村里人員的選舉制度，省議會的建立，以及其他增加人民參政機會的措施，他表示他希望能繼續推進這些計劃，不過他却認為必須首先在這些省區中重建最低限度的法律與秩序。因此他需要較多的兵力，以來構成一面防盾，然後才能在其掩護之下，尋求政治和社會的進步。

這是一種很動聽的呼籲，但却不易於迅速的作答，因為它引起許多嚴重的問題，例如軍事上和財政上的可行性，以及有關我們在越南、寮國、高棉等國內目標的政治考慮。是否能在擬定時間之內，有訓練這樣一支龐大兵力所需要的軍官和士官，我們的軍事領袖也表示懷疑。有關經濟情況，此時正在由斯塔里博士（Dr. Eugene Staley）所領導的一羣美國專家研究中，所以在研判此項大規模擴軍計劃的財政方面時，應首先等候他們的報告。最後，我們對於寮國情況可能發展的研判，對於此種重要決定也具有密切關係。所以，我建議甘迺迪總統對於吳廷琰暫時只給與一種不肯定的回答，指出根據最近的協議，美國已同意把越南陸軍最高額由十五萬人增到十七萬人，這樣的增加也得需要幾個月的時間才能完成。同時，美國政府對於吳氏的要求將立即作深入研究。

在作了這樣一個暫時的答案之後，我遂建議總統考慮聯合參謀首長尚未定案的建議，即主張把越南陸軍再增到二十萬人，不過我又認為對於任何數字都應暫不作決定，等到他收到斯塔里的報告之後再說。同時，對於越南建軍的最後目標，他也應聽取我們在西貢的

代表，在夏威夷的費爾特海軍上將（Admiral Felt），和國防部長的意見。

總統的行動大致都是依照我的建議，而那也是與其大多數顧問的意見相符合。八月四日，他批准把越南陸軍增到二十萬人，并要求大家對於吳氏來函所引起的較廣泛政策問題發表意見。當時在彭岱的白宮幕僚中，主要南越問題專家即爲羅斯陶（Walt Rostow）。他認爲除非我們對於南越情況能獲得較多的了解，并能證明在南越有堅實的政治經濟基礎，足以支持我們所增加的援助，否則仍應暫時不要把更多的人力和財力投入。他建議派我率領一個代表團前往越南，調查在華盛頓所不能獲致的一切資料。

七月中旬，在一九六一年春天接任美國駐西貢大使的諾爾丁（Federick E. Nolting Jr.）向華盛頓發出了一份對情況作相當樂觀的研判報告，其結論是說美國的政策大致都是合於正軌，雖然其未來進展速度是很難預測。他對於吳廷琰的目標和政治思想都有高度的讚揚。在諾爾丁的眼中，吳廷琰絕非一位崇拜權力的獨裁者，而是一位有高度原則的愛國志士，若非爲了國家，他將寧願做和尙而不做政治領袖。不過吳氏的堅強自信，就某種方面來說，又可以算是一種弱點，因爲他個人保留太多的責任，結果不僅危害政府的效率，而且也更使他自己成爲政治上的衆矢之的。但是將所有各方面加以考慮之後，諾爾丁仍然感覺到美國應毫無猶豫支持吳廷琰。他又認爲最需要的是繼續增建南越人民的信心，并幫助其政府重獲人民的擁護，最近由於越共的成功，已經使政府的威信日趨低落，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諾爾丁認爲必須在全國境內要有足夠的安全，足以容許越南人民，尤其是農村中

的人民，對於其政治信仰可作自由的選擇。

在夏季和初秋，我個人對越南問題所負責的工作，大致是研究政府的計劃作爲是否適當，其範圍又不僅限於越南，連寮國、泰國、和高棉也都包括在內。很明顯的，我們所面對着的是一個完整的東南亞問題，而不是若干獨立國家性問題的集合。但是此種完整化的計劃作爲却因爲下述種種原因而發生困難：國務院的內部組織是以國家來作爲分科的標準；我們的經援和軍援計劃也是以國家爲工作方向；在東南亞公約組織主辦之下的軍事計劃作爲，大部份都與越南問題毫無關係。這種計劃作爲的主要目的，是爲了對抗韓戰式的共產黨攻勢，其所假想的情況是北越、毛共、或二者之聯合，發動一個衝入湄公河谷的攻擊，然後再推向泰國甚至於緬甸。在這種情形之下，南越將僅爲一個次要的戰場，其可能發生的戰役將會採取北越分兵一部份沿着濱海地帶直趨西貢的形式。

此種戰略觀念雖也未嘗沒有理由，但對於當前情況却未免文不對題：戰鬥寮在寮國所採取的是「臘腸戰術」(Salame Tactics)，而北越則只是取道寮國走廊向南越作祕密的滲透，以來增援游擊隊的活動。假使在寮國的軍事行動若欲對南越情況有所幫助，則必須掃蕩保護所謂胡志明小徑的敵軍。但這種作戰至少需要有三個師的兵力來作集中的努力，而提供這種兵力的國家又只有美國，因爲這個作戰，除了吳廷琰以外，其他同盟國對它都不會感到太多的興趣，而吳氏的兵力在其本國之內都已不夠用，當然也就無法抽調。像這一類的考慮使我認爲我們必須對於整個東南亞先作全面的戰略研判，然後才能進一步決定